東京都立中央図書館蔵

景德傳燈録卷第三

中華五祖并旁出尊宿共二十五人

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 旁出三人一道育禪師二道副禪師三尼摠持

無機緣語

禪

景德傳燈錄卷第三

禪

中華五祖并旁出尊宿共二十五人

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 旁出三人一道育禪師二道副禪師三尼總持

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二十九祖慧可大師 旁出七世共一十七人三人見錄

僧那禪師　向居士

相州慧滿禪師 峴山神定禪師　寶月禪師　華閑居士　大士化公　和公　廖居士

華閑居士復出一人曇遂　曇遂復出三人一延陵慧簡　二彭城慧璡　三定林寺慧綱

慧綱復出六合大覺　大覺出高郵曇影　曇影出泰山明練　明練出楊州靜泰已上一十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三十祖僧璨大師

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 旁出七十六人見第四卷

第三十二祖弘忍大師 旁出一百七人見第五卷

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利帝本名菩提多羅後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至本國受王供養知師密迹因試令與二兄辨所施寶珠發明心要既而尊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號菩提達磨師乃告尊者曰我既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願垂開示尊者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待吾滅後六十

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慎勿速行襄於日下師又曰彼有大士堪為法器否千載之下有留難否尊者曰汝所化之方獲菩提者

宜名達磨因改號菩提達磨師乃告尊者曰我既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願垂開示尊者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待吾滅後六十

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愼勿速行襄於日下師又曰彼有大士堪爲法器否千載之下有留難否尊者曰汝所化之方獲菩提者不可勝數吾滅後六十餘年彼國有難水中文布自善降之汝至時南方勿住彼唯好有爲功業不見佛理汝縱到彼亦不可久留聽吾偈曰路行跨水復逢羊獨自悽悽暗度江日下可憐雙象馬二株嫩桂久昌昌復演八偈皆預識佛敎隆替事具寶林傳及聖胄集師恭稟敎義服勤左右垂四十年未嘗廢闕迨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一名佛大勝多本與師同學佛陀跋陀小乘禪觀佛大先既遇般若多羅尊者捨小趣大與師並化時號二甘露門矣而佛大勝多更分途而爲六宗第一有相宗第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无得宗第六寂靜宗各封己解別展化源聚落崢嶸徒衆甚盛大師喟然而歎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迹況復支離繁盛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言已微現神力至第一有相宗所問曰一切諸法何名實相彼衆中有一尊長薩婆羅荅曰於諸相中不互諸相是名實相師曰一切諸相而不

互者若明實相當何定邪彼曰於諸相中實无有定若定諸相何名爲實師曰諸相不定便名實相汝今不定當何得之彼曰我言不定不說

已微現神力至第一有相宗所問曰一切諸法何名實相彼衆中有一尊長薩婆羅荅曰於諸相中不互諸相是名實相師曰一切諸相而不

互者若明實相當何定邪彼曰於諸相中實无有定若定諸相何名爲實師曰諸相不定便名實相汝今不定當何得之彼曰我言不定不說諸相當說諸相其義亦然師曰汝言不定當爲實相定不定故即非實相彼曰定既不定即非實相知我非故不定不變師曰汝今不變何名實相已變已往其義亦然彼曰不變當在在不在故故變實相以定其義師曰實相不變變即非實於有無中何名實相薩婆羅心知聖師懸解潛達即以手指虛空曰此是世間有相亦能空故當我此身得似否師曰若解實相即見非相若了非相其色亦然當於色中不失色體於非相中不礙有故若能是解此名實相彼衆聞已心意朗然欽禮信受師又瞥然匿跡至第二无相宗所問曰汝言无相當何證之彼衆中有智者波羅提荅曰我明无相心不現故師曰汝心不現當何明之彼曰我明无相心不取捨當於明時亦無當者師曰於諸有无心不取捨又无當者諸明无故彼曰入佛三昧尚无所得何況无相而欲知之師曰相既不知誰云有无尚无所得何名三昧彼曰我說不證證无所證非

三昧故我說王昧師曰非三昧者何當名之汝既不證非證何證波羅提聞師辯析即悟本心禮謝於師懺悔往謬師記曰汝當得果不久證

死當者諸明死故彼曰入佛三昧尚死所得何況死相而欲知之師曰相既不知誰云有死尚死所得何名三昧彼曰我說不證證死所證非

三昧故我說王昧師曰非三昧者何當名之汝既不證非證何證波羅提聞師辯析即悟本心禮謝於師懺悔往謬師記曰汝當得果不久證之此國有魔非久降之言已忽然不現至第三定慧宗所問曰汝學定慧爲一爲二彼衆中有婆蘭陀者荅曰我此定慧非一非二師曰既非一二何名定慧彼曰在定非定處慧非慧一即非一二亦不二師曰當一不一當二不二既非定慧約何定慧彼曰不一不二定慧能知非定非慧亦復然矣師曰慧非定故然何知哉不一不二誰定誰慧婆蘭陀聞之疑心冰釋至第四戒行宗所問曰何者名戒云何名行當此戒行爲一爲二彼衆中有一賢者荅曰一二二一皆彼所生依教死染此名戒行師曰汝言依教即是有染一二俱破何言依教此二違背不及於行內外非明何名爲戒彼曰我有內外彼已知竟既得通達便是戒行若說違背俱是俱非言及清淨即戒即行師曰俱是俱非何言清淨既得通故何談內外賢者聞之即自慙服至第五死得宗所問曰汝云死得死得何得既死所得亦死得得彼衆中有實靜者荅曰我說死得非

死得得當說得得死得是得師曰得既不得得亦非得既云得得得得何得彼曰見得非得非得是得若見不得名爲得得師曰得既非得得

得通故何談內外賢者聞之即自慙服至第五
无得宗所問曰汝云无得无得何得既无所得
亦无得得彼衆中有寶靜者荅曰我說无得非

无得得當說得得得无得是得師曰得既不得得
亦非得既云得得得得何得彼曰見得非得非
得是得若見不得名爲得得師曰得既非得得
得无得既无所得當何得得寶靜聞之頓除疑
網至第六寂靜宗所問曰何名寂靜於此法中
誰靜誰寂彼有尊者荅曰此心不動是名爲寂
於法無染名之爲靜師曰本心不寂要假寂靜
本來寂故何用寂靜彼曰諸法本空以空空故
於彼空空故名寂靜師曰空空已空諸法亦尔
寂靜无相何靜何寂彼尊者聞師指誨豁然開
悟既而六衆咸誓歸依由是化被南天聲馳五
印遠近學者靡然嚮風經六十餘載度無量衆
後值異見王輕毀三寶每云我之祖宗皆信佛
道陷于邪見壽年不永運祚亦促且我身是佛
何更外求善惡報應皆因多智之者妄構其說
至於國內耆舊爲前王所奉者悉從廢黜師知
已歎彼德薄當何救之又念無相宗中二首領
其一波羅提者與王有緣將證其果其二宗勝
者非不博辯而無宿因時六宗徒衆亦各念言
佛法有難師何自安師遥知衆意即彈指應之
六衆聞之云此是我師達磨信響我等宜須速

行以副慈命言已至師所禮拜問訊師曰今一
葉翳虛孰能剪拂宗勝曰我雖淺薄敢憚其行
師曰汝雖辯慧而道力未全宗勝自念我師恐

者非不博辯而無宿因時六宗徒衆亦各念言佛法有難師何自安師遥知衆意即彈指應之六衆聞之云此是我師達磨信響我等宜須速行以副慈命言已至師所禮拜問訊師曰今一葉翳虛孰能剪拂宗勝曰我雖淺薄敢憚其行師曰汝雖辯慧而道力未全宗勝自念我師恐我見王作大佛事名譽顯達映奪尊威縱彼福慧爲王我是沙門受佛教旨豈難敵也言訖潛去至王所廣說法要及世界苦樂人天善惡等事王與之往返徵詰無不詣理王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宗勝曰如王治化當合其道王所有道何在王曰我所有道將除邪法汝所有法將伏何人師不起于坐懸知宗勝義墮遽告波羅提曰宗勝不稟吾教潛化於王須臾即屈汝可速投波羅提恭稟師旨云願假神力言已雲生足下至王前默然而住時王正問宗勝忽見波羅提乘雲而至愕然忘其問荅曰乘空之者是正是邪荅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雖驚異而驕慢方熾即擯宗勝令出波羅提曰王既有道何擯沙門我雖無解願王致問王怒而問曰何者是佛荅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荅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荅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荅曰今見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荅曰王若作

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荅曰若出世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波羅提即說偈曰在胎爲身

日師見性否荅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荅
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荅曰今
見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荅曰王若作

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
時幾處出現荅曰若出世時當有其八王曰其
八出現當爲我說波羅提即說偈曰在胎爲身
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
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遍現俱該沙界收攝
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
偈已心即開悟乃悔謝前非咨詢法要朝夕忘
倦迄于九旬時宗勝旣被斥逐退藏深山念曰
我今百歲八十爲非二十年來方歸佛道性雖
愚昧行絕瑕疵不能禦難生何如死言訖即自
投崖俄有一神人以手捧承置于巖石之上安
然無損宗勝曰我忝沙門當與正法爲主不能
抑絕王非是以捐身自責何神祐助一至於斯
願垂一語以保餘年於是神人乃說偈曰師壽
於百歲八十而造非爲近至尊故熏修而入道
雖具少智慧而多有彼我所見諸賢等未嘗生
珍敬二十年功德其心未恬靜聰明輕慢故而
獲至於此得王不敬者當感果如是自今不疎
怠不久成奇智諸聖悉存心如來亦復爾宗勝
聞偈欣然即於巖間宴坐時異見王復問波羅
提曰仁者智辯當師何人荅曰我所出家即婆

羅寺烏沙婆三藏爲授業師其出世師者即大
王叔善提達磨是也王聞師名驚駭久之曰鄙
薄忝嗣王位而趣邪背正忘我尊叔遽敕近臣

怠不久成奇智諸聖悉存心如來亦復爾宗勝
聞偈欣然即於巖間宴坐時異見王復問波羅
提曰仁者智辯當師何人荅曰我所出家即婆
羅寺烏沙婆三藏爲授業師其出世師者即大
王叔菩提達磨是也王聞師名驚駭久之曰鄙
薄忝嗣王位而趣邪背正忘我尊叔遽敕近臣
特加迎請師即隨使而至爲王懺悔往非王聞
規誡泣謝于師又詔宗勝歸國大臣奏曰宗勝
被謫投崖今已亡矣王告師曰宗勝之死皆自
於吾如何大慈令免斯罪師曰宗勝今在巖間
宴息但遣使召當即至矣王即遣使入山果見
宗勝端居禪寂宗勝蒙召乃曰深媿王意貧道
善處巖泉且王國賢德如林達磨是王之叔六
泉所師波羅提法中龍象願王崇仰二聖以福
皇基使者復命未至師謂王曰知取得宗勝否
王曰未知師曰一請未至再命必來良久使還
果如師語師遂辭王曰當善修德不久疾作吾
且去矣經七日王乃得疾國醫診治有加無瘳
貴戚近臣憶師前記急發使告師曰王疾殆至
彌留願叔慈悲遠來軫救師即至王所慰問其
疾時宗勝再承王召即別巖間波羅提久受王
恩亦來問疾波羅提曰當何施爲令王免苦師
即令太子爲王宥罪施恩崇奉僧寶復爲王懺
悔云願罪消滅如是者三王疾有間師心念震

且緣熟行化時至乃先辭祖塔次別同學然至
王所慰而勉之曰當勤修白業護持三寶吾去
非晚一九即迴王聞師言涕淚交集曰此國何

恩亦來問疾波羅提曰當何施爲令王免苦師
即令太子爲王宥罪施恩崇奉僧寶復爲王懺
悔云願罪消滅如是者三王疾有間師心念震

且緣熟行化時至乃先辭祖塔次別同學然至
王所慰而勉之曰當勤修白業護持三寶吾去
非晚一九即迴王聞師言涕淚交集曰此國何
罪彼土何祥叔既有緣非吾所止唯願不忘父
母之國事畢早迴王即具大舟實以衆寶躬率
臣寮送至海壖師汎重溟凡三周寒暑達于南
海實梁普通八年丁未歲九月二十一日也廣
州刺史蕭昂具主禮迎接表聞武帝帝覽奏遣
使齎詔迎請十月一日至金陵帝問曰朕即位
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
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
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
眞功德荅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
以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
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悟師知
機不契是月十九日潛迴江北十一月二十三
日屆于洛陽當後魏孝明太和十年也寓止于
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
之壁觀婆羅門時有僧神光者曠達之士也久
居伊洛博覽羣書善談玄理每歎曰孔老之敎
禮術風規莊易之書未盡妙理近聞達磨大士

住止少林至人不遇當造玄境乃往彼晨夕參
承師常端坐面牆莫聞誨勵光自惟曰昔人求
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淹泥投崖飼虎古

之壁觀婆羅門時有僧神光者曠達之士也久居伊洛博覽羣書善談玄理每歎曰孔老之教禮術風規莊易之書未盡妙理近聞達磨大士

住止少林至人不遇當造玄境乃往彼晨夕參承師常端坐面牆莫聞誨勵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淹泥投崖飼虎古尚若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堅立不動遲明積雪過脇師憫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師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眞乘徒勞勤苦光聞師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于師前師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師遂因與易名曰慧可光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光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我與汝安心竟後孝明帝聞師異跡遣使齎詔徵前後三至師不下少林帝彌加欽尚就賜摩納袈裟二領金鉢銀水餅繒帛等師牢讓三返帝意彌堅師乃受之自尒緇白之衆倍加信向迄九年已欲西返天竺乃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時門人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師曰汝

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師曰汝

信向迄九年已欲西返天竺乃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時門人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師曰汝

得吾皮尼摠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後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乃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爲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可曰請師指陳師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授此衣法却後難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迴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教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師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即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衆生開示悟入吾自到此凡五度中毒我常自出而試之置石石裂緣吾本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海越漠爲法求人際會未諧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

別記云師初居少林寺九年爲二祖說法秖教曰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慧可種種說心性理道未契師秖遮其非不爲說無念心體慧可曰我已息諸緣師曰莫不成斷滅去否可曰不成斷滅師曰何以驗之云不斷滅可曰了了常知故言之不可及師曰此是諸佛所傳心體更勿疑也

言已乃與徒

常自出而試之置石石裂緣吾本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海越漠爲法求人際會未諧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別記云師初居少林寺九年爲二祖說法紙敎曰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慧可種種說心性理道未契師紙遮其非不爲說無念心體慧可曰我已息諸緣師曰莫不成斷滅去否可曰不成斷滅師曰何以驗之云不斷滅可曰了了常知故言之不可及師曰此是諸佛所傳心體更勿疑也言已乃與徒衆往禹門千聖寺止三日有期城太守楊衒之早慕佛乘問師曰西天五印師承爲祖其道如何師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此外如何師曰須明他心知其今古不猒有無於法無取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故稱爲祖又曰弟子歸心三寶亦有年矣而智慧昏蒙尚迷眞理適聽師言罔知攸措願師慈悲開示宗旨師知懇到即說偈曰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衒之聞偈悲喜交并曰願師久住世間化導羣有師曰吾即逝矣不可久留根性萬差多逢患難衒之曰未審何人弟子爲師除得師曰吾以傳佛祕密利益迷途害彼自安必無此理衒之曰師若不言何表通變觀照之力師不獲已乃爲讖曰江槎分玉淚管炬開金鎖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衒之聞語莫究其端默記于懷禮辭而去師之所讖雖當時不測而後皆符驗時魏氏奉釋禪儁如林光統禪師流支三藏者乃僧中之鸞鳳也覩師演道斥相指心每與師論議是非蜂起師遐振玄風

照之力師不獲已乃爲讖曰江槎分玉浪管炬
開金鎖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衒之聞語莫
究其端默記于懷禮辭而去師之所讖雖當時

不測而後皆符驗時魏氏奉釋禪儁如林光統
律師流支三藏者乃僧中之鸞鳳也覩師演道
斥相指心每與師論議是非蜂起師返振玄風
普施法雨而偏局之量自不堪任競起害心數
加毒藥至第六度以化緣已畢傳法得人遂不
復殺之端居而逝即後魏孝明帝太和十九年
丙辰歲十月五日也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
熊耳山起塔於定林寺後三歲魏宋雲奉使西
域迴遇師于葱嶺見手攜隻履翩翩獨逝雲問
師何往師曰西天去又謂雲曰汝主已猒世雲
聞之茫然別師東邁暨復命即明帝已登遐矣
迨孝莊即位雲具奏其事帝令啓壙惟空棺一
隻革履存焉舉朝爲之驚歎奉詔取遺履於少
林寺供養至唐開元十五年丁卯歲爲信道者
竊在五臺華嚴寺今不知所在初梁武遇師因
緣未契及聞化行魏邦遂欲自撰師碑而未暇
也後聞宋雲事乃成之代宗謚圓覺大師塔曰
空觀師自魏丙辰歲告寂迄
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得四百六十七年矣
第二十九祖慧可大師者武牢人也姓姬氏父
寂未有子時嘗自念言我家崇善豈無令子禱

之既久一夕感異光照室其母因而懷姙及長
遂以照室之瑞名之曰光自幼志氣不羣博涉
詩書尤精玄理而不事家產好遊山水後覽佛

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得四百六十七年矣

第二十九祖慧可大師者武牢人也姓姬氏父寂未有子時嘗自念言我家崇善豈無令子禱之既久一夕感異光照室其母因而懷姙及長遂以照室之瑞名之曰光自幼志氣不羣博涉詩書尤精玄理而不事家產好遊山水後覽佛書超然自得即抵洛陽龍門香山依寶靜禪師出家受具於永穆寺浮游講肆遍學大小乘義年三十二却返香山終日宴坐又經八載於寂默中倏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何滯此邪大道匪遙汝其南矣光知神助因改名神光翊日覺頭痛如刺其師欲治之空中有聲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光遂以見神事白于師師視其頂骨即如五峯秀出矣乃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令汝南者斯則少林達磨大士必汝之師也光受教造于少室其得法傳衣事跡達磨章具之矣自少林託化西歸大師繼闡玄風博求法嗣至北齊天平二年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聿來設禮而問師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師曰將罪來與汝懺居士良久云覓罪不可得師曰我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師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大師深器之即為剃髮云是吾寶也宜名僧璨其年三月十八日於光福寺受具自茲疾漸愈執侍經二載大師乃告曰達磨菩提

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師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大師深器之即爲剃髮云是吾寶也宜名僧璨其年三月十八日於光福寺受具自茲疾漸愈執侍經二載大師乃告曰達磨菩提遠自竺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吾吾今授汝并達磨信衣汝當守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華生本來無有種華亦不曾生大師付衣法已又曰汝受吾教宜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璨曰師既預知願垂示誨師曰非吾知也斯乃達磨傳般若多羅懸記云心中雖吉外頭凶是也吾校年代正在于汝當諦思前言勿罹世難然吾亦有宿累今要酬之善去善行俟時傳付大師付囑已即於鄴都隨宜說法一音演暢四衆歸依如是積三十四載遂韜光混跡變易儀相或入諸酒肆或過於屠門或習街談或隨廝役人問之曰師是道人何故如是師曰我自調心何關汝事又於鄴城縣匡救寺三門下談無上道聽者林會時有辯和法師者於寺中講涅槃經學徒聞師闡法稍稍引去辯和不勝其憤興謗于邑宰翟仲侃仲侃惑其邪說加師以非法師怡然委順識眞者謂之償債時年一百七歲即隨文帝開皇十三年癸丑歲三月十六日也皓月供奉問長沙岑和尚古德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只如師子尊者二祖大師爲什麼得償債去長沙云大德不識本來空彼云如何是本來空長沙云業障是又問如何是業障長沙云本來空是彼無語長沙便示一偈云假有元非有假滅亦非無涅槃償債義一性更無殊後葬於

辯和不勝其憤興謗于邑宰翟仲侃仲侃惑其邪說加師以非法師怡然委順識眞者謂之償債時年一百七歲即隨文帝開皇十三年癸丑歲三月十六日也皆月供奉間長沙岑和尚古德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只如師子尊者二祖大師爲什麼得償債去長沙云大德不識本來空彼云如何是本來空長沙云業障是又問如何是業障長沙云本來空是彼無諂長沙便示一偈云假有元非有假滅亦非無涅槃償債義一性更無殊後葬於磁州滏陽縣東北七十里唐德宗謚大祖禪師自師之化至

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得四百一十三年

僧那禪師姓馬氏少而神儁通究墳典年二十一講禮易於東海聽者如市暨南徂相部學衆隨至會二祖說法與同志十人投祖出家自適手不執筆永捐世典唯一衣一鉢一坐一食奉頭陀行既久侍於祖後謂門人慧滿曰祖師心印非專苦行但助道耳若契本心發隨意眞光之用則苦行如握土成金若唯務苦行而不明本心爲憎愛所縛則苦行如黑月夜履于險道汝欲明本心者當審諦推察遇色遇聲未起覺觀時心何所之是無邪是有邪既不墮有無處所則心珠獨朗常照世間而無一塵許間隔未嘗有一刹那頃斷續之相故我初祖兼付楞伽經四卷謂我師二祖曰吾觀震旦唯有此經可以印心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又二祖凡說法竟乃曰此經四世之後變成名相深可悲哉我今付汝宜善護持非人慎勿傳之付囑已師乃游方莫知其終

向居士幽棲林野木食澗飲北齊天保初聞二

經四卷謂我師二祖曰吾觀震旦唯有此經可以印心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又二祖凡說法竟乃曰此經四世之後變成名相深可悲哉我今付汝宜善護持非人慎勿傳之付囑已師乃游方莫知其終

向居士幽棲林野木食澗飲北齊天保初聞二祖感化乃致書通好曰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形不識形爲影本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除煩惱而趣涅槃喻去形而覓影離衆生而求佛果喻默聲而尋響故知迷悟一途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因其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爭論起矣幻化非眞誰是誰非虛妄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謁聊申此意伏望荅之二祖大師命筆迴示曰備觀來意皆如實眞幽之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然自覺是眞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即皆如啓此二見之徒輩申辭措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居士捧披祖偈乃伸禮覲密承印記

相州隆化寺慧滿禪師滎陽人也姓張氏始於本寺遇僧那禪師開示志存儉約唯畜二鍼冬則乞補夏乃捨之自言一生心無怯怖身無蟲虱睡而不夢常行乞食住無再宿所至伽藍則破柴製履貞觀十六年於洛陽會善寺側宿古墓中遇大雪旦入寺見曇曠法師曠怪所從來師曰法有來邪曠遣尋來處四邊雪積五尺許曠曰不可測也尋聞有括錄事諸僧逃隱師持

則乞補夏乃捨之自言一生心無怯怖身無蝨
虱睡而不夢常行乞食住無再宿所至伽藍則
破柴製履貞觀十六年於洛陽會善寺側宿古

墓中遇大雪旦入寺見曇曠法師曠怪所從來
師曰法有來邪曠遣尋來處四邊雪積五尺許
曠曰不可測也尋聞有括録事諸僧逃隱師持
鉢周行聚落無所滯礙隨得隨散索爾虛閑有
請宿齋者師曰天下無僧方受斯請也又嘗示
人曰諸佛說心令知心相是虛妄今乃重加心
相深違佛意又增論議殊乖大理故常齎楞伽
經四卷以爲心要如說而行蓋遵歷世之遺付
也後於陶冶中無疾坐化壽七十許

第三十祖僧璨大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初以白
衣謁二祖既受度傳法隱于舒州之皖公山屬
後周武帝破滅佛法師往來太湖縣司空山居
無常處積十餘載時人無能知者至隨開皇十
二年壬子歲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來禮師曰
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師曰誰縛汝曰無
人縛師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
九載後於吉州受戒侍奉尤謹師屢試以玄微
知其緣熟乃付衣法偈曰華種雖因地從地種
華生若無人下種華地盡無生師又曰昔可大
師付吾法後往鄴都行化三十年方終今吾得
汝何滯此乎即適羅浮山優游二載却旋舊址

逾月士民奔趨大設檀供師爲四衆廣宣心要
訖於法會大樹下合掌立終即隨煬帝大業二
年丙寅十月十五日也唐玄宗謚鑑智禪師覺

華生若無人下種華地盡無生師又曰昔可大師付吾法後往鄴都行化三十年方終今吾得汝何滯此乎即適羅浮山優游二載却旋舊址

逾月士民奔趨大設檀供師爲四衆廣宣心要訖於法會大樹下合掌立終即隨煬帝大業二年丙寅十月十五日也唐玄宗謚鑑智禪師覺寂之塔至

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凡四百載矣初唐河南尹李常素仰祖風深得玄旨天寶乙酉歲遇荷澤神會問曰三祖大師葬在何處或聞入羅浮不迴或說終於山谷未知孰是會曰璨大師自羅浮歸山谷得月餘方示滅今舒州見有三祖墓常未之信也會謫爲舒州別駕因詢問山谷寺衆僧曰聞寺後有三祖墓是否時上坐慧觀對曰有之常欣然與寮佐同往瞻禮又啓壙取眞儀闍維之得五色舍利三百粒以百粒出已俸建塔焉百粒寄荷澤神會以徵前言百粒隨身後於洛中私第設齋以慶之時有西域三藏犍那等在會中常問三藏天竺禪門祖師多少犍那荅曰自迦葉至般若多羅有二十七祖若敘師子尊者傍出達磨達四世二十二人總有四十九祖若從七佛至此璨大師不括橫枝凡三十七世常又問會中耆德曰嘗見祖圖或引五十餘祖至於支派差殊宗族不定或但有空名

者以何爲驗時有智本禪師者六祖門人也荅曰斯乃後魏初佛法淪替有沙門曇曜於紛紜中以素絹單錄得諸祖名字或忘失次第藏衣

十九祖若從七佛至此璨大師不括橫枝凡三十七世常又問會中耆德曰嘗見祖圖或引五十餘祖至於支派差殊宗族不定或但有空名者以何爲驗時有智本禪師者六祖門人也荅曰斯乃後魏初佛法淪替有沙門曇曜於紛紜中以素絹單録得諸祖名字或忘失次第藏衣領中隱于巖穴經三十五載至文成帝即位法門中興曇曜名行俱崇遂爲僧統乃集諸沙門重議結集目爲付法藏傳其間小有差互即曇曜抄録時怖懼所致又經一十三年帝令國子博士黄元眞與北天竺三藏佛陀扇多吉弗煙等重究梵文甄別宗旨次敘師承得無紕謬也

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者姓司馬氏世居河内後徙於蘄州之廣濟縣師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脱門宛如宿習既嗣祖風攝心無寐脅不至席者僅六十年隨大業十三載領徒衆抵吉州值羣盜圍城七旬不解萬衆惶怖師啓之教令念摩訶般若時賊衆望雉堞間若有神兵乃相謂曰城内必有異人不可攻矣稍稍引去唐武德甲申歲師却返蘄春住破頭山學侶雲臻一日往黄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乎常童師問曰子何姓荅曰姓即有不是常姓師曰是何姓荅曰是佛性師曰汝無性耶荅曰性空故師默識其法器即俾侍者至其家於父母所乞令出家父母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爲弟子以至付法傳衣偈曰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信合當生生不生遂以學徒委之一

童師問曰子何姓荅曰姓即有不是常姓師曰是何姓荅曰是佛性師曰汝無性耶荅曰性空故師默識其法器即俾侍者至其家於父母所

乞令出家父母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爲弟子以至付法傳衣偈曰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信合當生生不生遂以學徒委之一日告衆曰吾武德中游廬山登絕頂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汝等會否衆皆默然忍曰莫是和尚他後橫出一枝佛法否師曰善後貞觀癸卯歲太宗嚮師道味欲瞻風彩詔赴京師上表遜謝前後三返竟以疾辭第四度命使曰如果不起即取首來使至山諭旨師乃引頸就刃神色儼然使異之迴以狀聞帝彌加歎慕就賜珍繒以遂其志迄高宗永徽辛亥歲閏九月四日忽垂誡門人曰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來言訖安坐而逝壽七十有二塔于本山明年四月八日塔戶無故自開儀相如生爾後門人不敢復閉代宗謚大醫禪師慈雲之塔自圓寂至

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凡三百五十六載

第三十二祖弘忍大師者蘄州黃梅人也姓周氏生而岐嶷童游時逢一智者歎曰此子闕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咸亨中有一居士姓盧名慧能自蘄州來參

謁師問曰汝自何來曰嶺南師曰欲須何事曰唯求作佛師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曰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師知是異人乃訶曰著槽

氏生而岐嶷童游時逢一智者歎曰此子闕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咸亨中有一居士姓盧名慧能自蘄州來參

謁師問曰汝自何來曰嶺南師曰欲須何事曰唯求作佛師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曰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師知是異人乃訶曰著槽廠去能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勞於杵臼之間晝夜不息經八月師知付授時至遂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持爲已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坐神秀者學通內外衆所宗仰咸共推稱云若非尊秀疇敢當之神秀竊聆衆譽不復思惟乃於廊壁書一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師因經行忽見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讚歎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勝果其壁本欲令處士盧珍繪楞伽變相及見題偈在壁遂止不畫各令誦念能在碓坊忽聆誦偈乃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汝不知和尚求法嗣令各述心偈此則秀上坐所述和尚深加歎賞必將付法傳衣也能曰其偈云何同學爲誦能良久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能曰子不信邪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荅相視而笑能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能自秉燭令童子於秀偈之

側寫一偈云菩提本非樹心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大師後見此偈云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師語遂不之顧迨夜乃潛令人

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能曰子不信邪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荅相視而笑能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能自秉燭令童子於秀偈之

側寫一偈云菩提本非樹心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大師後見此偈云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師語遂不之顧迨夜乃潛令人自碓坊召能行者入室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故隨機小大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爲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眞實正法眼藏付于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届于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于吾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能居士跪受衣法啓曰法則既授衣付何人師曰昔達磨初至人未知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授衣之人命如懸絲也能曰當隱何所師曰逢懷即止遇會且藏能禮足已捧衣而出是夜南邁大衆莫知忍大師自此不復上堂凡三日大衆疑怪致問祖曰吾道行矣何更詢之復問衣法誰得邪師曰能者得於是衆議盧行者名能尋訪既失懸知彼得即共奔逐忍大師既付衣法復經四載至上元二年忽告衆曰吾今專

異時可行矣即入室安坐而逝壽七十有四建塔於黃梅之東山代宗皇帝謚大滿禪師法雨之塔自大師滅度至

能尋訪旣失懸知彼得即共奔逐忍大師旣付
衣法復經四載至上元二年忽告衆曰吾今事
畢時可行矣即入室安坐而逝壽七十有四建
塔於黃梅之東山代宗皇帝謚大滿禪師法雨
之塔自大師滅度至
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凡三百三十年

景德傳燈錄卷第三